

山坳里的村庄

□王剑波

有一座山村，几十年来总在我的记忆里隐约出现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我在天台山脉一处叫冠峰的地方读高中。站在山岗上远眺，绵延的山梁和高耸的山峰，就像一重重绿色的波浪。记忆中的山村，就坐落在层峦叠嶂之中。半个世纪后的今天，当我的目光在冠峰区域的卫星高清地图上寻觅，一个个地名，就像一个似曾相识的故人，但我已经难以确定留在记忆中的究竟是哪一座山村。

我第一次去这个山村是在秋天。那时实行“开门办学”，也就是要求学生走出校门，到工厂农村去学工学农。虽然我们就读的是“五七学校”，每日的课程里就有半天是劳动，但在秋收的大忙时节，学校还是要组织学生到山村去帮助生产队收割晚稻。

深秋的早晨，我们走在杳无人迹的山路上。天空澄碧高远，阳光在山脊上勾勒出硬朗的线条，阳面明亮，阴面幽暗，像一幅黑白分明的版画。山路两旁高过膝盖的茅草已经发黄，草叶失去了往日的锋利，划在光裸的小腿上竟有一种被抚摸的惬意。这一带乔木稀疏、灌木丛生，山风吹过，秋叶纷纷而下，冷不防便有山雀鸣叫着从树丛中急速地飞出来。衰败的茅草、落叶的树枝、急促的鸟声，构成了秋日山岗的萧瑟意境。

转过一个山口，便看到了层叠的梯田。从远处看去，层层梯田好似泛黄的旧书，在秋风的吹拂下，一页一页地翻开；走得近了，又觉得梯田像狭窄细长的金色飘带，一条一条地缠绕着山腰；而当站在田坎上的时候，谷穗低垂的梯田就像毛茸茸不规则的布帛，一块一块地铺展在阳光之下。

山民们在清晨就已经开始收割，现在正忙着打稻，并将脱粒后的稻草系成一束束，竖立着晾在收割后的空地上；也有人用扁担挑起装着稻谷的沉甸甸竹箩，沿着田坎往山下走去。我们分组散到几块田里，伏下身子，挥动镰刀割了起来。本以为这是一次轻松的集体活动，哪知道时间不长，脸上便汗水涔涔，腰背也开始发酸，时不时地要直起身子缓一缓劲。

这时就可以望见山坳里的村庄。我看到一条山溪流过村旁，溪水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炫目的光斑。我猜想这是一条并不太小的溪流，因为即便在枯水的秋季，仍然可以听到潺潺水声。村口有大片色彩斑斓的树木，枝繁叶茂绿色成荫的想必是浙东山区常见的樟树，像火炬一样在秋阳下灼人眼目的一定是枫树，而在树下铺了一地金黄的无疑是正在落叶的银杏。

树群后面便是围成一个个道地的村落，房屋按照地形的高低，错落有致地建造在谷地和山坡上。这些房子应该有些年头了，远远地望去，山石堆砌的墙壁和瓦片覆盖的屋顶，都让岁月之手涂抹上了一层烟灰的颜色。也许因为正是上工时间，村子里悄无声息，好像有妇人孩童的身影在巷弄间闪现，但影影绰绰看不真切。太阳已经升到半空，乳白色的炊烟开始在村庄里弥漫，风吹轻烟，远远地飘来松枝燃烧后散发出的清香。

站在坡上的稻田里，村庄似乎触手可及，但我知道，如果要去那里，却需要走很长的一段盘山小路。就在我出神地看着山村的时候，身边的同伴已经将我远远地抛在后面，于是我不得不弓下腰身继续割稻，收起了去一趟这个村庄的念头。

二

等我真正走进这座山村，已经是第二年的夏天，学校组织文艺宣传队，去周围村庄演出。

我们在夏日的傍晚走上了同一条山路，两旁的乔木、灌木和茅草都在肆意生长，绿色将近处的山坡和远方的峰峦连在了一起，看过去满目葱茏。天边的夕阳似落未落，晚霞在天空和山峦的接壤处描出了一圈玫瑰色的光晕。因为是带妆而行，大家都十分兴奋，早早就进入了表演状态，歌声和笑声惊起了一只只晚归的鸟雀。

走过一段下行的小路，山溪出现在眼前。我当初的猜想没错，这是一条一丈多宽的溪流，溪上布着石步，水边生长着书中称为枫杨树的溪椴。正是山区多雨季节，水流湍急，撞击在石步上哗哗有声。

进村的道路用鹅卵石铺成。这些经过溪水冲刷的石头，经受了无数人双脚的摩挲，已经变得圆润光滑，印证着村庄的古老悠久。村口是一家小卖店。那时候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这样的小店，为村民提供食盐煤油火柴等最基本的生活资料。小店一般都设在村头桥边，或者是村庄的中心，这类场所往往也是人们的聚集之处，大家在这里闲聊家长里短，交流各方信息。进村的时候，看到小店门口站满了人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在等候我们，只听到有人在喊：“做戏人来啦！做戏人来啦！”

我们沿着山石铺设的坡道往村里走去，两边是一间挨一间的木结构房子。这些房屋在近旁看，房檐低矮，窗小门窄，墙脚苔藓蔓延。驱蚊的青蒿在屋前空地上一簇一簇地焚着，青烟袅袅，气味呛人。有人端着盛满蕃薯丝的粗瓷大碗坐在门槛上，借着夜幕降临前的光亮吃着晚饭。也有木屋已经倒塌，残垣围成的废墟上种着夏令蔬菜，断壁上攀爬着茂密的瓜果藤蔓。原先站在小店门口的人群跟在我们后面，一路上还不断有人加入进来，队伍越来越长，声音也越来越嘈杂。宣传队的到来，成了山村的盛大节日。

演出是在祠堂里进行。这座祠堂恐怕是村里最好的建筑了，青砖墙体，黛瓦覆顶，屋檐的四角高高翘起，犹如鸟雀展翅。祠堂有门厅、正厅、天井和厢房。戏台并不大，有一个圆形的拱顶，后来才知道这种俗称“鸡笼顶”的藻井，起着共鸣扩音的作用。我们到达祠堂的时候，天已黑尽，戏台檐口挂着的两盏汽灯，将台上台下照得通明。正厅已经坐满了人，后来陆陆续续进来的只好站在两边的天井里。

学校宣传队刚刚组建，节目都是临时排练，同学们更无演技可言，演出时洋相不断：有唱歌起调过高上不去的，有“三句半”忘词的，甚至有跳舞时在台上绊倒的……台下观众热情洋溢，觉得好看就大声叫好，表演出错了就哄堂大笑，气氛十分热烈。观众的情绪激

励着我们，大家都非常卖力，汗水在化过妆的脸上流出了道道痕迹。

演出结束，夜已深沉，几个热情的山民举着松明点燃的火把，将我们送到山脚溪边。登上山坡的时候我回头张望，只见月色笼罩大山，刚才还人声鼎沸的村庄，已经恢复了宁静。

三

再次去山村是在转年的三月，学校安排毕业班的我们分头到各个村庄给小学生上课，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开门办学。

早春的山区乍暖还寒，我们走在山路上，仍可见两旁残雪点点。但草木已经开始伸枝展叶，鸟禽也在初试歌喉，大山已从冰封的冬天苏醒过来。坡道下的山溪与夏天时相比，水流明显小了，淙淙水声仿佛是乐队试音，正在等待汛期交响乐的演奏。

学校设在村庄边缘，周围水杉高挺，竹林青翠。一排大约是五十年代建造的砖瓦平房，斑驳的墙面石灰多处脱落，没有玻璃的窗格上糊着旧报纸，经过整修的门扇露着木板的原色。屋前泥泞的操场上，竖着半幅篮球架子，一张用松木板搭起的乒乓球桌经过日晒雨淋，露出了长长的裂缝。两个教室里坐着四个年级的学生，是山区小学常见的“复式班”。学校老师说，得知我们要来，孩子们换上了过年的衣裳，早早就在教室外面等着了。那天上课的内容早已忘记，但孩子们见到我们时的羞涩笑容，听课时的专注神情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中午离开山村的时候天气很好，早春的阳光照在身上已经有了暖洋洋的感觉。返程的路上，我还在想着这些大山里的孩子，于是在溪流旁边的坡道上转过身，回望这座来了多次的村庄。春阳下的山村一片明亮，我听到了鸡鸣狗叫的声音，也看到山民在闲了一个冬天的地里忙碌，想必是在为春耕作准备了。我想，如果将秋天五谷归仓的村庄比作沉稳厚实的壮年，将夏天挥汗如雨的村庄比作热情奔放的青年，那么，春天万物更新的村庄就是蓬勃向上的少年，蕴涵着生机。

离开冠峰的几十年里，我走过了不少地方。岁月如流云，山坳里的村庄在脑海里逐渐变得模糊，记忆里的一些场景和片段，很有可能是将不同的山村混在了一起。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要紧的是我确实到过这样的山村，虽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，但那里的山水田园、草木稼禾、老屋旧舍、人迹风情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，使我身处繁华闹市，仍能清晰地记得曾经生活过的这片土地，有着怎样的底色。